



廣東右參議王公溥傳

王溥字士淵桂林人由進士歷官洪武二十六年爲  
廣東右參議時匠藝之家勢要占役弗克營生溥禁  
止之有奉部檄來徵舵木者立期逼取又木多不中  
民苦之溥親臨揀閱十取八九先是起運俱由海道  
風水漂沒民不勝困公自臨庾嶺遍觀險易命有司  
鑿石填澗修葺橋道教民造車運之民賴焉先是慶  
賀俱設筵宴溥罷之時兵起無糧無籍軍都司咨取  
甚亟溥曰國以民爲本今一槩起取賦稅從何出耶  
遂奏聞 上是之止起無籍餘皆獲免其弟來廣適

遇承差何秀同舟知爲溥弟送以布衣弟至以實告溥曰一衣雖微不可不慎此汗行辱身之漸也卽命還之隨遣弟歸及獻績父老遮道留不可得歷官數年筭無重衣庖無食饌爲胥吏龐庸誣逮詔獄行李蕭然寮屬餽饁皆辭不受曰吾豈以患難易其心哉比至得白歸卒年二十有六廣人惜之

叅議王愷傳

廖道南

王愷字時舉蒲圻人秦寧令允茂之子也兒時卽抱巨人志肆力于學永樂甲申進士文皇帝靖難金陵茂需英哲以需治理廷臣舉愷授知江寧時百務倥偬日不暇給愷剴繁錯節處之裕如政聲茂著命撫畿甸逋民旋集一日上問戶部錢穀出納愷卽面對纖悉不爽旣而預修永樂大典晉左春坊左中允贊輔仁皇于儲宮漢庶人扈從北征陰謀奪嫡構陷宮僚悉下于獄愷與石首楊文定公泰和王文端公拘清室中誦讀不輟仁皇登極同被逮者擢

置樞要而愷適以母艱終制宜德初起復調補廣西  
僉事泗城土官盧氏與岑豹爭爵田州蠻奴黃佑強  
橫逼主岑紹奔南寧一時獍獠騷起爲亂乃遣征蠻  
將軍山雲御史韓偉陳汭同愷往撫愷宣諭威德上  
酋效順思恩果化成底于平又同御史陳衡捧檄綏  
勞貴州土夷王勲弘樹五年如京師 上嘉其績賜  
遊後苑觀元宵燈愷上疏陳六事特賜俞允九年征  
大藤峽襄翊有功至潯州建學官炎徼嚮化正統四  
年轉廣東左叅議往撫欽廉叛寇黃寬等事平刻石  
于招遠山 上錫之制口爾發身賢科擢任京縣載

轉官寮陟佐外臺克效勞勩特授奉政大夫修正庶  
尹以示褒嘉爾其體朕至意以弼邦治所遺詩文名  
雲谷集

廣東左參議謚恭惠楊公信民傳

楊信民紹興新昌人永樂庚午貢士擢刑科給事中  
正統十一年陞廣東左參議旬宣所至愛恤窮困如  
保赤子正統己巳以劾貪事被逮赴京廣人不忍其  
去軍民客旅徭蠻竈戶萬四千餘人赴上司保留者  
民何寧等復詣闕奏保遂蒙復職勅守白羊關寧等  
復奏賊黃蕭養作亂願得信民還廣則寇賊可弭  
上可其奏召還入見勅賜大官飲膳陞右僉都御史  
巡撫廣東至廣州時賊衆數萬有民欲入城赴愬官  
司疑其爲賊間縛之于獄信民命出之卽印押公據

數萬散布四方約曰縱爲盜殺人有此據者悉免其罪願入城者聽令旣下信民恩信素孚民爭趣城至輒泣拜臺下信民亦泣而慰遣之發粟賑濟時官民爭曰縱賊入城患生不測咎將誰歸信民曰吾獨當之越月餘賊衆纔數百人耳一日蕭養率衆欲見于歸德城濠之南信民單車出城止于水次賊曰豈真吾楊父母耶信民下車揮左右却立乃岸烏紗示之于是賊衆羅拜信民諭之以朝廷恩威欣諾遂令一人蕩漿饋生鯉一信民受之而還剖鯉分送諸司賊聞而驚曰此吾誅戮之兆也將閉城日久疫死者衆信民命瘞諸城北郊爲文哭祭之民無不感泣信民尋卒城中哭聲相聞者數日賊平民上請建祠祀之後十四年祠成始啓土時獲孤忠大節楷書石刻于地中人以爲異云成化五年朝廷下太常議乃謚曰恭惠

廣東布政使司左叅議少谿項公篤壽墓志

董份

樵李爲東南名郡其世家以數十而項與屠最大兩家皆以八座貴其系多才賢方蒸蒸起未艾天下莫不稱之而項襄毅公者嘗撫陝擒叛酋俘馘萬計有大功及入朝首率六卿暴閹宦汪直所任韋瑛罪有奇節而項大夫實繼之項先世洛人其始祖宏度扈宋南蹕徙嘉善宏度生伯通伯通生達卿以散財廣賑元世嘗復其家趙文敏因表其墓達卿生永原永原生邦邦爲吳江丞徙秀水而項遂爲秀水人邦生

衡兩世皆以襄毅貴贈都察院左都御史而贈都御史衡者襄毅公之父大夫之高祖也衡生質質生綱綱領鄉薦爲長葛尹而長葛尹生贈南京吏部郎中近谿公銓贈郎中簡靜惇恪世稱長者是爲大夫父而兩太宜人曰陳曰顏伯子上林錄事元淇陳出大夫與季子太學生元汴顏出大夫生而穎異鄭端簡公一見奇之授所著書十餘萬言俾誦習四浹辰而河懸矣乃驚曰何其蚤慧也因以女許聘焉而收爲惟中弟子端簡邃於學爲儒林宗遠近多從游其高足弟子甚衆大夫以髻鬣居其間旣穎悟而好深湛

思遂能通經術傳奧指洞鏡故典曉暢國章盡得鄭氏學諸高足弟子皆謝弗及也然大夫檢身不遺焉志自苦好茹粗糲服浣紉衣樸約乃其性也故人皆稱其似舅而端簡亦心敬之許爲國器焉舉壬戌進士以父艱居數年授刑部主事念母老乞南乃改南儀制尋請告又數年轉南考功郎復以母艱起北車駕轉職方郎補廣東叅議自登第二十二餘年一徙南一予告皆以母故而南司大計北任秋防歷郎署間獨久望獨重而江陵銜之外補矣初大夫爲南考功也會新鄭去而江陵專政自上以非時大察焉固

將除其異已也蓋北之遵令承命揣瑕釁中睚眦無  
故見逐者豈可勝道哉而大夫獨特之曰南中事簡  
而數少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屈抑而周給事姚  
御史者質直敢言彼所急也嘗輾轉喻意示必坐之  
而大夫屹不可於是南中皆以大夫能抗勢權保善  
類而江陵深銜之此其一也及其爲職方而江陵方  
建馬市自以安邊保圉爲國上勲而大夫獨謂戎狄  
禽獸心不可恃谿壑欲不可填惟以中國威靈制之  
外與約法而內修戰備奉約則市不奉約則有戰耳  
戎性貪而善訶進則見有備不敢動退則戀故賞不  
忍失此乃太阿在我有以制之否則授戎柄資盜糧  
不知所抵矣夫馬市固便而大夫之策尤長旣以相  
成非以相戾而江陵專擅不欲輒爲異同其銜之二  
也方權帥結政府如父子親抗制府脅樞府有謀必  
從請必得曩有主兵有客兵間又有募兵實塞下歲  
糜餉二百萬餘單國計極矣而專飾子女玉帛宣淫  
導侈固交締親橫彌甚焉而鼎鑪不可問蠹竅莫敢  
指獨大夫數因事裁之且帥旣倡率而幕下材官勲  
胄納貲豪舉亦皆不愛佳冶珍寶往往遊大人以成  
名用彼此關說察舉未已卽求驟遷驟遷未已復擇

善地而大夫悉擯不用曰以懲賂者於是權帥陰中於上衆怨叢構於下而江陵銜之益深矣此其三也時遼帥功略方振薊害其能虜入不拒或密縱馬勝則以拒堵爲名徼賚於上敗則以分地爲解嫁禍於遼大夫謂瑞昌距山海關密邇豈得諉於不聞設使虜一近關以銳師過其前必狐疑不敢輕進以偏將要其後必狼顧不敢深入豈有擁兵自固閉關不出而高談坐鎮者乎乃秦互夫之策俾難規避焉且曰思十年之訓練收一戰之勲名蓋薊之練兵不訾矣而未發一矢獲一級故直覈其事而深媿之江陵之

益銜也此其四也先是苛禁郵符也雖大吏亦奉風塵間混商販雜與臺或遭劫奪甚苦而否則庸一騎一役卽公事必鑄三階中外惓然孰敢出語大夫獨疏以驛傳供應之擾與縉紳跋涉之艱要當公聽並觀固不宜坐視困乏貽患小民亦不宜過自損裁致傷大體而南粵之伐外旣喜事中復好功喜事者利於刻深好功者加以督責而大夫獨疏以政畏張急治善烹鮮故撫安新民所貴輕典而輯綏遠徼必在薄征若嚴刑重斂則今日之議撫反爲他日之戎矣識者皆言江陵非患無才而失於張急昧於烹

鮮不能公聽並觀而頗用嚴刑重罰以至於敗大夫  
可謂刺心而砭骨矣乃竟不寤何哉然以江陵之意  
忌將有法深於腹腓誅及於反唇者而尚寬大夫何  
哉豈其忌之雖甚而理不可奪姑銜而有待哉乃土  
番欲圖入寇先爲詐降卽其分擁兩枝夾侵關外長  
驅數萬突入東昌則彼之降也乃誘敵之兵而其寇  
也實大舉之衆不待智者而知矣幸而遼帥率先諸  
軍效命所奏大捷實爲殊勲業已獻俘 朝廷奏功  
郊廟而江陵歸葬閣事遙制焉怒不稟白輒謂殺降  
而大夫以國政所關臣職攸繫遂具部覆而義氣旣  
激忠憤兼之至有莫須有之語則嘻其甚矣乃遂出  
之粵焉凡大夫在職方踰年而諸所建白如止延綏  
之入衛限宣大之歲增寢漠北之乞茶謝東夷之要  
市葦臺堡之增修酌寄秦之交兌歷歷皆有可紀而  
文多不載載小司馬奏草中蓋余讀奏草而嘆其有  
四難焉予與大夫交久見其言恂恂不出口惟恐傷  
人引繩而趨惟恐有失以爲是慎默人矣及其躬贊  
廟議則蹇諤無遺事涉軍情則談笑而應迎機運軸  
緯武經文斯善藏其用者與一難夫不切直則事詘  
切直則身危古之遺言也大夫抗論時政不憚貴嚴

指斥要津不避威儀予嘗慮之而義形於衷非以爭  
勝理發於正非以乖和雖無求容亦不履禍斯有得  
於道者與二難始其自引而歸也或以爲痼疾或以  
爲真瘖一居斗廬四閱寒暑身不踰閭足不下堂所  
親不見其幾微家人莫測其動靜而操觚不輟著書  
有餘斯天下之堅忍者與三難當江陵之握權則挺  
身力諍及其既逝則絕口不言至曰我自倦游彼非  
有擠生不藉之自進歿可借以爲名翩然獨居眇然  
離世斯天下之曠達者與四難有此四難亦可以不  
朽矣性至孝其二親歿皆水漿不入於口絕而復甦

予嘗見其免喪久矣偶一談及則霏霏淚承睫霑衣  
不休有傷心者其伯兄高朗善詞賦終身師事之季  
弟博雅通古今友愛尤洽視從子如子購其家如家  
家無私財仕無私入而好行其德施義粟廣義廩宗  
姻知識之誦義無窮矣始大夫舉進士以來若使歸  
若奏最皆得與二親訣躬飯含治喪葬人以其爲孝感  
而大人之子德楨亦舉進士奉使與大夫訣如昔時  
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又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其大夫父子之謂哉大夫名篤壽字子長別號少谿  
生正德辛巳五月癸亥卒萬曆丙戌九月癸丑享年

六十有六

廣東布政使司左叅議張公簡墓志銘

徐縉

嘉靖乙未十二月十有六日廣東布政司左叅議司  
齋張公卒按狀張之先臨安人六世祖士昱元季辟  
地江陰之桐樹里因占籍焉曾祖平道祖大川咸有  
隱德父紀封奉訓大夫兵部武庫員外郎母沈氏封  
安人公自少奇穎嶷嶷若成人長游鄉校輒試異等  
名隱起江東以壁經授徒學者景附弘治甲子領應  
天鄉薦乙丑登進士第正德丙寅奉使嶺表採訪  
孝廟實錄歸授兵部職方主事庚午遷武庫員外郎  
典稽尺籍迄無疎漏時逆豎內專鑿輿出幸中外岌

岌公博考舊章旁羅羣策凡于本兵政務靡不究心  
會山東江西蜀陝閩廣盜起警報日至朝議以公遷  
職方郎中公夙夜靡遑批荅不暇時有奏對援筆疊  
疊千餘言切中事機推補將領往往得人自是羣盜  
漸次削平以勞績加祿四品錫之鏹幣僉謂當有殊  
擢而公以執法爲時所忌竟出叅廣藩分守嶺東兼  
南北二道所至威惠並著得旬宣體會天門箭灌二  
洞賊首雷白眉等合兵稱亂南旬騷動公以鎮巡重  
臣交薦握符攻討乃選將練兵密授方略多得招降  
脅從之民撫而用之以廉虛實以爲鄉導分兵八路

以扼其吭全師直擣以摧其堅俘獲甚衆上功天府  
未及報銓曹以老疾移公致仕公哂曰吾志也亟趨  
裝歸 上念其功命進中順大夫壬午詔進亞中大  
夫階從三品時武庫公暨沈安人皆白首具慶公色  
養朝夕務得懽心暇日關圃鑿池雜蒔花竹每致朋  
舊觴詠其間於世味泊如也平生孝友天至與人交  
和而能敬雅好學博極羣書凡天官堪輿律曆星數  
之學靡不涉獵爲文出入韓柳詩法唐書逼真晉帖  
至老猶手不釋卷云公諱簡字允敬別號可齋生以  
成化乙酉正月春秋七十有一

廣東布政司左叅議益齋趙公承謙墓志銘

王錫爵

公諱承謙字德光號益齋姓趙氏裔出宋宗室士鵬  
紹興中爲朝請大夫守江陰軍卽其官家焉士鵬十  
世孫爲公之祖松雲先生復自江陰徙常熟生三子  
其季玘最賢號永違母家錢氏故饒於財會罪徙遼  
左分其家半予松雲先生已而松雲先生沒錢氏赦  
歸永違公以故貲歸錢氏嘗從田家游見饑民相聚  
採拾道上爲發粟數百石賑之其立義慷慨類如此  
然坐是家日索而貧德公者度無以報則晨夜稽顙

祝天曰願趙公有子已而趙公竟有子四人公其二也公幼有異質於書無所不窺嘉靖七年中應天鄉試十七年舉進士拜江西贛州府推官二十一年遷南京吏部文選司主事二十四年秩滿遷稽勲司郎中二十八年出爲廣東布政司參議三十二年致仕公長才玉立墻宇高嶷自弱冠遊庠序二十年諸耆儒而所竊識視其舉止不失尺寸人人自以爲不及而所年或憐其老困一經勸之仕公謝不可蓋有三上春官者四其卒用射策顯名而公矣已試吏則奮曰吾濡忍且暮及此豈沽

年五

沽望一飽哉願見折腰承睫走權利者則又奮曰得失不有命乎吾老且鈍終不望爲大官且柰何令須眉丈夫作兒女咕囁態故公所至興官視事卓有風節在贛州持法嚴吏不得闌語閭里間相告訐者公廉得其構會主名刑法罰之奸黨蝟伏風俗大改贛縣尉爲龍南盜萊某所劫公單車部兩卒直抵賊巢爲陳說利害賊錯愕迎拜立出尉總督臺南李公奇其材言於巡按御史御史故知公徽督視商稅洗手奉職公私便之在吏部雅自顧籍不喜交俗人寮友中與澹泉鄭公椒山楊公語最合兩公亦推轂公有

長孺子孟之風焉家宰張文隱公之入相也每指數  
廉吏必首公曰是故嘗攝太醫令斥俸金百餘為諸  
曹郎置邸舍者在廣東時時行縣聞民所欲為輕俠  
少年有縱為淫盜不法者公下令風曉不改則論殺  
之和平賊李文彪之犯嶺南也潮惠兵備尤公問計  
於公公以為五嶺雜夷民輕死習戰自其性然而江  
閩山谷之間故為奸穴但其人往往饒樂偷安即有  
剽殺皆出他省而未敢甘心於鄉土維當事者稍羈  
縻之使彼此相疑各為一省之藩籬未必非利也今  
直驅市卒與梟虜爭一旦之命即坐而益敵如近者

龍南寵義之事其效可睹也尤公是其議使使馳檄  
諭賊賊為之斂兵公固長者貌若儻曷不備至其當  
官治辦臨大事密靜有思蓋皆自學問得之然竟以  
齟齬權要仕不大顯始自推官召入會太常卿董某  
以他事不悅公趣南吏部為南吏部三年考滿嚴世  
蕃聞其名使索數百金為質曰趙君良苦不當為南  
官吾能為地公笑應曰大馬齒長懼不任公之事且  
安所得金竟謝去居廣東三年與御史某某數爭事  
不協坐論免歸卒於家公天性孝友既貴累贈父永  
違公為奉政大夫南京吏部稽勳郎中母顧氏為宜



原件短缺

第 71 ~ 第 72 頁

人然每歲時祭饗咨嗟感咽以祿不逮養爲恨撫仲  
兄諸孤一如已出與人交款款誠直不喜逆詐亦不  
解作軟媚語意所不可輒掀髯奮辭必信已直雖權  
貴人視之亡如也守官守身終始依於廉儉一布衣  
或十澣不易歸之日杖屨條然足跡不濡政府至邑  
有大役如築城量田之類公出錢佐費常在人先鄉  
黨貧無貲者病不能具醫藥者死不收者遇有求則  
應之卽傾囊不靳也疾且革呼子用賢戒曰吾以長  
算屈於短命夫學不能抗志而道古仕不能展蘊而  
立名此吾所甚恥兒其

勉之遂卒公生於成化丁未  
卒隆慶戊辰得年八十有二

副使贈按察使謚忠襄毛公吉傳 丘濬

毛君諱吉字宗吉餘姚人也性剛直尤嫉惡自在邑  
校時見鄉人顯宦者歸或挾勢以凌鄉曲而於鄰之  
長吏則卑卑以希合輒毅然形見顏面曰我得志弗  
爲也歲甲子中鄉試再試禮部皆乙科不屑就歲甲  
戌登進士第授刑部廣東清吏司主事故事十三清  
吏司分理在京諸司刑獄廣東司當錦衣衛衛卒伺  
察百官陰事擗撫得分寸書片楮以聞不復核虛實  
輒當以罪公卿大臣皆惴惴奉承之惟謹公行請託  
莫敢違甚至以罪被逮法司亦不加箠君在司有逮

至者一懲以法畧無顧忌其人至以俚語目君曰毛  
葛刺時長衛者怙寵大肆羅織勢焰燦人百官遇諸  
途趨避惟恐後君遇之獨以一手舉鞭彼愕然顧左  
右曰此非刑部毛葛刺耶益銜之其徒百計求君短  
長訖不可得適君間以疾誤朝參命錦衣衛鞠之其  
黨走報其長曰毛葛刺來矣乃預簡卒之彊忍者掄  
巨杖待君君至僅撈十又五骨見矣衆意君必死適  
有僧同在繫見君劓甚而無悲苦容曲事君得不死  
旣而隨衆例得復職衆咸曰毛葛刺自此懲創改節  
矣及蒞職操法愈嚴未幾陞廣東按察司僉事時廣  
城以西流賊殺掠居民殆盡其東幸無事而豪宗大  
戶武斷吞併積習成俗君分巡惠潮首知其弊痛懲  
之豪右斂迹及其當代二郡民赴巡撫大臣願再借  
君一年於是檄再往先是程鄉民羅劉寧者作亂官  
軍平之其黨楊輝者遞往贛之安遠招集餘衆於閩  
廣江西之交大肆掠時官軍皆征廣西君不得已  
招之而輝等從命復業比君還會府而輝等復起標  
掠如故君再至賊勢益大輝據上下寶龍峒其黨曾  
玉等據石坑峒謝瑩據龍歸峒破江西之安遠福建  
之上杭二縣遠近騷然謀報賊期以十一月二十二

日攻程鄉縣治君曰賊勢衆矣與其臨時拒敵孰若先事制之乃命縣長吏密集民壯并召旁近官軍僅得七百人卽日倍道行三百里至赤朱坑翌日又行三十里至石坑峒賊數人負米出峒衆欲奪擊之君曰舍之母驚動賊衆少頃賊知官軍至以其衆三千人陳山下賊衆我寡士卒有懼色君躬擐甲胄督戰於是士卒爭奮自辰至午戰數十合賊遂敗走生擒曾玉及其徒二十餘人斬首三百餘級乘勝破龍歸峒獲謝瑩又明日直擣下寶龍輝衆陳石崖上我軍陳水中相持守之君以戰不得地亟分兵繞出其後

賊莫測遂驚潰前後擒斬一千四百餘人餘黨悉平是役也我士卒不損一人犒賞糧餉皆出臨時調度不取於官不斂於民又獲白金三千餘兩他物稱是悉以送官巡撫大臣以其功狀聞未報而君又當分巡雷廉高三郡人民爲賊所殺虜什七八道路蕪塞數百里間無烟火君攬轡四顧慨然以削平賊寇爲已任旣抵所部城門晝閉郡守猶鞭繫城中殘民追徵不已君至首命止之百姓如獲更生分守都指揮等官嬰城擁兵賊或十餘人或三五十人驅脇子女以千百數日過城下不肯出一騎發一矢甚或燕飲

酣歌若罔聞之吏民以賊告輒加箠楚有自賊中逃  
回者輒誣以通賊杖殺之自是生民進退失據無復  
生路矣君至嘆曰此方之人獨何辜哉是雖一時守  
將之責抑亦督責者之過也時雷州海康知縣王麒  
者獨奮不顧身爲衆所嫉君獨獎勵之適報賊至大  
體等村君時在雷州卽移文都指揮出軍擊賊彼畏  
縮不敢出君又以大義激之亦不從君卽督騏領民  
壯躬抵賊所戰敗之斬首數百餘級奪回被虜人畜  
無數賊分三支犯吳川縣君覘知其一近河道卽命  
麒乘小舟出賊不意悉破之得首虜六十餘級其二

支聞風遯去自是君所部稍寧君以平賊方畧上  
上嘉其勞內批陞君本司副使仍降勅獎諭多以  
一方邊務而麒亦陞本府通判勅至君益感激思報  
歲乙酉春正月賊東出惠之河源轉掠韶之翁源君  
率官軍二千兼程追之斬獲百餘級賊遂西奔二月  
新會告急君率都指揮焦用指揮孫璧等官軍三千  
人至新會又得民之自効者近萬人明日行至火燈  
與賊遇戰破之獲首二十餘級乘勝追至雲岫山去  
賊營十餘里時二鼓矣君號召諸將曰賊營後山菁  
而前畷田左右皆山隴若敗必遜入後山爾等明日

分兩哨進據後山我以精銳衝其中爾兩哨左右合擊之賊可進圖也約以鷄鳴蓐食黎明進兵是夜無星月遂至後期不得已三哨齊進賊果敗棄營攜妻子上後山君命潘百戶者帥精壯千人據賊營賊多遺財物軍士競取之賊據高瞭軍士有爭奪者遂擁衆馳下刺殺潘軍士皆自營門擁出賊自後追之與右哨指揮閻華遇力戰久之君命某往援某承命不赴華馬躓亦爲賊所刺諸哨遂奔潰君勒馬持刀大呼曰劄駐劄駐衆潰勢不可復君從吏廖振等勸君宜隨衆姑避之圖再舉君曰吾誓不與此賊俱生今

衆多被殺傷而我獨生全可乎汝等亟走勿顧我

未已賊七八人持鎗趨君君且罵且敵猶手斬賊

斷一人臂力支不能遂被害時三月一日也是日之

雨大作山谷皆震動連日陰晦又八日始得君屍面

貌如生舁歸廣城官吏士民弔哭者相屬事聞贈君

通議大夫廣東按察使錄其子科爲國子生是時仕

嶺南與君同志者惟麒一人麒雲南大理府人正統

丁卯貢士由胄監擢知海康縣至官日以忠義激其

民遇賊至輒率衆奮擊之前後多所殺獲雷人賴以

少安而一時郡守邊將反惡之君奏其有守有爲同

日陞本府通判未被命而先君死于賊至是有司併以聞朝命與贈君者同日下贈麒麟奉議大夫雷州府同知君死時年四十四麒年若干 史濬曰初君死時或傳至京師言藩司以白金千兩充行軍犒賞費委驛丞余文者從公行以司出入已用十之三矣文憫君死而貧無以爲歸費以所餘金七百兩密授君僕持歸是夜僕之婦忽出中堂據正席舉止如公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去告近居沈經歷沈報僉憲胡希仁亟來視之瞪目視胡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某受國恩不幸死於賊固無餘

憾但余文所遺官銀已付某家雖官府無所

龍死  
後却  
金亦  
天奇

某負汗辱於地下矣願亟以還官毋汗我言畢婦忍仆地少頃始蘇竟不知其所以云予始聞此言不敢以語人及夏君來覲予詢之果然嗟乎君生而廉勁不頗旣死而英爽不昧如此而世之便已自文者至或誣君以激變巉君以賊私是尚有人心哉是尚有人心哉

湖廣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司副使節菴陶公

墓碑

湛若水

公姓陶氏諱魯字自強號節菴廣西之鬱林人由父  
蔭丞廣之新會縣遷知縣廣州府同知按察僉事副  
使湖廣按察使布政使兼故按察副使轄治廣西寇  
賊父成由典史歷浙江按察副使死已巳金華葉賊  
之變景廟嘉其忠義乃命官子魯其得廕叙始此  
公丞新會方弱寇廣右徭賊流劫盡雷廉高肇以東  
之境破城殺吏戮掠至香山順德庶頑胥興效尤黃  
賊胥嚮應胥劫殺無寧日公召父老於庭誓曰賊氣

將吞吾城若父兄能率子弟從我以死守城邑保家  
族乎皆曰諾乃築塞堡與民守之中立以捍東西寇  
賊之衝築輔城以衛厥城浚外溝以衛厥輔城布鐵  
蒺藜植刺竹以衛厥溝人守其土分殊死戰別寨分  
兵相援一邑之勢如腹心相聯絡賊至不得犯父老  
咸曰吾等保妻子長子孫皆陶丞之功云白沙陳先  
生記曰往來西寇之來憑陵高涼以東破關襲城勢  
如建瓴至此則截然而止如虹霓之收急雨由是吾  
民丘壠以完室家以安雞犬以寧倉廩以盈燕有歲  
時樂有賓客至於今各得其所者則誰之賜乎始者

何物  
少年  
深於  
兵若  
此

兵出  
賊不  
知所  
向宋  
狄青  
近王  
新建  
齊然

吾謂陶公曰孔子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公練兵於暇日兵知其意如臂指知心惟所使之前  
向無敵其兵行兵不與知其調兵食運軍械率先期  
封檄令至期乃發發則機動事備而人莫測如雷霆  
之至不及掩耳又多疑兵故東西多寡賊不知方與  
數而疑懼其心賊遁則戒兵勿進賊弛備則急取之  
其剛柔操縱在手故賊遇之即殪又無能遁者嘗與  
公夜飲俄起如廁潛身鑰門出城僚友索之不知其  
出征也故賊雖置耳目於左右其行神速不及知也  
功成而人多忌之其薦而稱道之者韓公雍鄧公廷

廣雅錄  
卷之九十九  
一  
瓚劉公大夏也劉公大夏者與白沙先生爲友後爲  
兵部尚書負天下重望其狀曰公肇蒞新會民尚梗  
化效黃蕭養所爲結營寨肆虐以禍東土公單騎詣  
賊開諭禍福招爲良民新興陽江陽春邇賊危困則  
率義勇保障民以安堵奉檄行兵親冒矢石屢破賊  
巢一邑以寧九載當滿去父老乞留擢知新會縣事  
陞廣州府同知仍掌縣事民益用康風俗丕變總督  
兩廣韓公以公功上聞陞廣東按察僉事奉璽書整  
飭兵備首建議請立總府於梧州統兩廣以制其喉  
舌霍詹事曰百世之功也梧有帥府兩廣乃如兩臂

以護胸腹而兩賊遂不東雷廉高肇民有寧宇又州  
吳川白沙先生曰昔寇盜充斥於高涼百姓凜凜委  
性命於豺虎之林公專經畧大著討賊之聲高涼以  
東之民倚公爲命及築城之後民喜曰衛我者生我  
勞我者惜我公大惠我我何敢忘又九年考最陞本  
司副使仍奉璽書專理戎務凡兩廣之地雷廉高肇  
潯梧荔浦府江田州之賊剽掠毒虐於西東者討而  
撫之諸賊讐公害已於是劫其鬱林之廬焚其誥命  
毀其先塋害其族黨事聞於朝乃命公徙籍於東廣  
公憤不顧家益勵志討賊又九載考最陞湖廣按察

使仍奉璽書理戎務於兩廣如前賜以金綺誥命陞湖廣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仍奉璽書撫治兩廣公自丞至布政使凡平後山平恩平陽江平新寧白水平潯梧荔浦府江田州諸凡斬首二萬一千四百有奇奪回被虜人暨撫散向化人十三萬七千有奇巡撫鄧公廷瓚疏其功於朝且曰魯年將衰而恩信入人且深若得魯父子相繼統領民兵其可請以世襲武階官其子荆民俾領兵隨魯殺賊以繫兵志以激有功上可之下兵部復官荆民錦衣左所百戶後以功陞千戶公恒言除寇賊化之爲先殺之不得

已也故公平後山賊卽請置從化縣并學平陽江卽修陽江縣學平恩平賊卽請置恩平縣學他如雷白新寧白水建學皆如之修崖山三忠祠以祀從征死戰諸民兵曰吾以化殘而勸之忠義也於是民父老爲思德之碑公沒三十餘年國子生何相上言欲正公祀典於忠勇祠而凡爲忠勇者從祀焉縣官歲行禮公平生所禮於其廬者白沙先生白沙先生亦爲之起敬而盡禮焉白沙先生曰公之治民如治兵因應隨機初無定體其治兵也如文士作文奇生筆端無事蹈襲故能使人畏之而率以取勝此皆公精

神心術之奧之運云公生宣德甲寅十一月五日卒弘治戊申八月十四日年六十有五

方伯節菴陶公逸事狀

黃佐

儒生持文墨以自銜而謀則迂俗吏執政刑以操切而理則罔二者皆過也闇然而學霽然而施遜志含章見諸事爲斯則優乎佐童子時日遶先大父膝每先君侍食輒與論古今諸鉅公嘗曰夫人豈易知哉方伯陶公雖出恩蔭然績學屬文魁儒固莫之逮也因及公行事縷縷惜也顯蒙久忘之矣嘉靖丁亥自史局歸省方脩郡志卽有陳臬之命大都据邑乘草

次成書而藩臬名宦無所於徵門人同事者今州守吳君昇乃隨所見書之稍爲更定不暇精覈若公亦其一也及視學西廣修通志時已上疏在告諸生惟錄今侍郎唐君平侯舊本以塞責於公傳尤畧迄遯歸而梓行覽之必嘆適大叅徐君健夫過談及之徐君曰子亦知陶公之嗜學乎昔宰新會遺黎嘗告我矣公之丞縣也年僅弱冠居無幾何而王尹重至重江右宿學也見公英明行事老吏不能欺心甚器之因謂曰丞嘗問學矣乎公悚然起對曰某從先大夫在浙曾受業周先生先大夫沒而學殖隨落今業已

唐好學如  
此其功名  
卓卓  
殆非  
獨爾

爲吏其柰之何言訖泣下尹慰之曰丞無悲我爲丞  
師可乎公雪泣謝曰幸甚願安承教因下拜執弟子  
禮尹乃與公約曰每晨後當授丞以經史講解大義  
然後出視事於丞何如丞能無辭煩難乎公喜見眉  
宇又下拜曰幸甚謹如教自是背誦覆講日有新得  
尹亦喜曰始見丞風儀扣丞才識已大過人今敏學  
若此吾雖叨甲第萬不及也異日必大顯庸爲國名  
臣丞切毋忘吾言未幾尹卒于官公執喪一如父師  
治其後事贖其歸橐甚周且厚臨行謂尹二子曰先  
公廉而貧其教愛某過於骨肉如天之德何能報乎

行矣日後兄弟儻不能掇巍躋臚勿憚一來或侍

先公言計數年某必可至方面此時當有以處子子  
其識之二子泣謝而別喪未抵家而公已繼爲尹矣  
及薦陟臬僉二子學無所成果負笈而來公館穀豐  
備使依其族人之在瀧水者已而錄爲瀧水廩生廩  
餼之皆得貢爲學官云嗟乎公之學行卓卓如是而  
碑傳漫不之及何邪世徒知開府蒼梧創祠崖山章  
疏文出公手而不知其學術所自嗟乎王尹之教公  
與公之報王尹雖古人中蔑以加矣佐方媿不能詳  
志公而徐君言又與先大父合聽之豁然惟恐其盡

也徐君又曰夫子明訓好謀而成陶公用兵如神要亦學本於此我國家以軍衛民無所謂民壯天順以後始募之後乃列諸租庸公在新會擇子弟之材武者爲敢勇日訓練騎射熟其爲人迨將出師將擊東則聲西人莫能測公署後爲池而亭其中居常不安橋板夜靜乃呼敢勇之可與謀者三數人焉先度一人與之謀既反然後復度一人又與之謀盡三數人之謀而擇其可臨期制宜則出三數人之外雖三數人亦不知也謀定卽發兵兵皆莫知所如往惟視旗所向或於文移封上硃書示之以故常出賊不意戰

則必勝今則羽檄四馳繪圖擇日將逾歲時然後士始注韎韐及往則蓬蒿已翳豺豹矣嗟乎求好謀如公安可得哉近予同館臬僉李君時言將祠公於名宦予偶往報謁而出至門乃問予予以徐君之言告語未畢李君奉予還坐盡之喜曰信如徐君言豈惟俎豆一邦當芳耀青史亡窮矣彼矜科第騁華藻何爲者哉爲之三嘆公壻余君世亨以余與公孫瑞之有連乃偕瑞充弟舉之俾予狀公逸事予不辭而書之俾刻諸碑陰

三廣公傳

霍 韜

三廣公陶氏諱魯字自強廣西鬱林人由父成廕爲  
新會丞陞知縣府同知按察僉事副使按察使湖廣  
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轄治廣西寇賊民因稱  
曰三廣公云三廣公父成由典史爲淞江按察副使  
宣德間柄臣養亂至於正統極矣己己之變王師潰  
於土木七省盜起儒臣益震怖成立柵於淞之金華  
獨禦賊衝且招降賊功垂成爲忌夫橫沮賊卒至無  
援遂戰死 景皇帝嘉成忠命官子魯魯由廕丞以  
至於有功歷顯職故嶺表稱忠勲之後必曰陶氏云  
魯丞新會年冠廣右猺賊流劫雷廉高肇破城殺官

吏戮掠男婦四郡無完廬香山順德之頑復襲黃賊  
蕭養之遺風劫殺人無寧日魯泣語于民之父兄曰  
賊毒癘四境氣吞吾城今爲若父兄謀非戰不可保  
城邑非致死命不可戰若父兄能率若子弟而從我  
乎若父兄子弟能致死命以共守城保若家族乎其  
聽予誓父兄曰諾乃築寨堡誓民以守以蔽扼賊衝  
徑復築輔城復於城外溝爲濠復外布鐵蒺藜植刺  
竹以堅城守賊至則人守土分以死力戰別寨分兵  
相緩急赴援一邑之民廼遂如臂指腹心之相聯絡  
兵稱能戰而賊不敢犯父老迄今言曰邑民保妻長

子孫皆承之功云魯由丞至布政使平後山賊置從  
化縣平恩平陽江諸賊置恩平縣平新寧白水賊置  
新寧縣平潯梧荔浦府江田州諸賊凡斬首惡一萬  
一千四百有奇拯回被虜民暨撫散向化之民凡十  
又三萬七千有奇爲兩廣保障寄民生安危凡四十  
又五年建議置帥府梧州控兩廣遏潯梧府江之賊  
衝君子曰梧有帥府兩廣乃如兩臂護其胃腹潯梧  
府江之頑自是不東雷廉高肇民有寧宇是役也蓋  
百世之功云魯行兵兵不先知或先半年調兵食或  
先數月運械多疑兵多屯寨戍守兵調多寡無常數

賊益不能測運糧聚兵惟曰戍 賊懼爲之備或遁  
兵則不進賊懈弛備或遁久不 耕以食或歸卽數  
路兵進賊奔不及亦不能戰而 魯行兵檄裨將不  
先知惟檄面署曰某封某日某 發及發乃知進兵  
卽數路如期至賊亦不及備而 殪故魯征賊賊無  
能遁亦無誤戮一良常宴客樽 未徹馘賊已報捷  
坐客駭愕夸且賀曰陶公神算云魯用兵惟撫按臣  
與聞謀議有司不知調兵食民不知兵役功成奏捷  
且有忌讒四十年間惟都御史韓雍鄧廷瓚上魯績  
于朝且不沮魯亦因成功然亦屢讒危魯沒三十年

兩廣賊復熾焚民室廬汙民妻女荒其田不得耕耄  
稚流離有司不以時聞賊益熾將危及城邑震驚省  
藩乃議征司府議兵復啞啞然無可否或如雜訟狡  
胥先洩兵議于賊賊得預爲備或遁司府上撫按復  
數月議乃奏復數月乃得報征又數月乃集兵比集  
兵賊已逋山谷兵抵空巢無馘功戮邇賊之良或萬  
及于以謬功級括其妻女爲汙孥撫按官亦幸功亦  
苟僥無戮罰甚則縱狼貓殘郡邑沿海之居民故邇  
年兩廣兵興賊未聞兵期里甲已騷兵未及賊境良  
民已荼兵退未移賊穴賊已虜民妻女爲室胥居曰  
官軍擾我于若取償捷報賞未行民復愬云賊復且  
劫復焚數千家矣民俗觀山險之氓從亂無禍爲良  
獨荼不荼則驗以故多從賊賊亦熾不可禦君子曰  
昔也魯也無恙垂五十年粵人賴寧人亦莫念魯之  
功乃今懷魯豈可得也諺亦有云桃李不言下自成  
蹊以實也魯之功垂諸後人其實之謂乎又曰魯之  
功由今乃益著云魯恒言除寇賊化之爲先殺之不  
得已也故古賢之除寇賊也先除戎器以戒不虞乃  
修比閭族黨以正民紀乃修庠序學校以崇民化古  
賢之以安奠天下也凡以格民也故魯平陽江縣賊

卽修陽平縣學平恩平縣賊卽修恩平縣學徙電白  
縣曰避寇也卽修電白縣學平寇而修學避寇而建  
學吏治所云迂也魯曰吾以廣化也又曰表忠烈以  
勸爲臣也亦化頑也乃修厓之三忠祠復修新會之  
忠勇祠又曰禮賢儒所以勸也示民以有趨也邑人  
陳獻章世訾焉曰禪也魯獨時造其廬咨政理君子  
又曰知化寇以禮惟三廣云作陶三廣傳

廣東按察司副使林公錦傳

林錦字彥章連江人舉景泰元年鄉貢授合浦縣儒  
學訓導時蠻寇充斥內外無備錦規畫皆懸合機宜  
巡撫右僉都御史葉盛異之遂檄攝靈山至則患無  
城守始據形勢立排柵設戰守具賊畏備不敢嚮邇  
未幾以滿秩去民曰公去賊復來我無以保我生逃  
之山盛乃以狀聞請令靈山詔從之許馳驛之官蓋  
異數也民間之卽復來歸適歲大饑益熾劫掠村堡  
無寧日錦單騎入壁諭以禍福附縣二十五徭皆聽  
命其遠地不服者縱兵勦之天順壬午正月敗賊于

羅禾水二月敗賊于黃岡嶺五月大敗賊于新庄前  
後斬獲千餘級還所擄掠倍之已而去排柵築土城  
徙縣治于中成化丙戌以功擢守廉州歲復大饑賊  
掠清和鄉錦肩輿諭解者千餘人不服者殺之盡其  
經略還定如靈山戊子擢按察司僉事尋轉副使遂  
制置一道立數百年長計設團河營以禦西寇新原  
營以禦南寇設洪崖營以塞寇出沒之路寇遂滅息  
庚寅巡視靈山念土城不可以久遂城之錮以磚石  
高墉連樓橫亘五百丈靈山遂成重鎮然自令至守  
臬一以教化爲務靈山尚鬼好巫則禁淫祠修學

勸民力農桑行孝弟治廉學宮羣子弟教之架化龍  
橋爲多士勸讓海北道作欽之明倫堂估民居以廣  
孔子廟廡全郡知學者皆錦之教也禮義風行幾可  
化俗且忠誠仁愛訏謨宏議處分漢達軍民及經久  
可行者前後三十餘年皆爲生民造福計如請立總  
制府于梧州俾嶺海萬里倚爲干城屹無兇孽其功  
尤大云

廣東按察司副使丁公璣傳

林俊

先生諱璣字玉夫丁姓潤州人宋叅知政事觀文殿  
學士文簡公之後祖寧棄建寧右衛經歷隱於鄉自  
號友陶是生先中書舍人元吉學行高古學者稱易  
洞先生先生服習庭訓慨然有求道之志十歲屬文  
有趣尚十八抗顏師席是歲領鄉薦又四年成化戊  
戌第進士乞假歸潤迎婦張氏明年還授中書舍人  
與同官烏傷王君汝並名王年長踰倍尊爲益友吳  
文定公原博費侍郎廷言皆丈人行禮若素交陳石  
齋公甫至京師先生日接道論久而嘆曰石齋克已

功到其所學大類象山吾儒須內外動靜交養互發  
甲辰歲除星夜殞乙巳元日星晝殞俱有聲先生應  
詔上封事極論治道本末時政得失反覆數千言大  
要以正心爲根本教東宮振紀綱正風俗慎用人重  
名器蘇民困理財用飭兵備爲急務未言方士釋老  
宜加痛絕疏入留中羣奸切齒伺之無分毫失久之  
以同官公過連逮出判普安公委北上次辰州聞憲  
廟訃三日不食孝廟嗣位起三原王公介菴爲上宰  
聞先生至邀坐後堂咨訪竟日明日再邀不起且言  
今日大本無急正君然非一人一日之力宜早堅

主上嚮道之志開進賢之路庶本正源清制治保邦  
可次第而舉言甚切直介菴受之欲引吏部屬爲忌  
者所沮僅判廣信先生以易洞憂去服闋卽家授興  
國知州居八月以錢孺人憂去位服闋倪文毅公當  
軸收拾名士卽家起致仕僉事章公懋爲南京國子  
祭酒先生爲南京儀制郎中未四月遷廣東按察司  
副使奉勅提督學校歲餘入賀道清遠山水暴漲舟  
且覆先生衣冠祝天度不免闔窻端坐與繼室陳氏  
一家十一人俱歿惟仲子同與一僕以他舟僅存嗚  
呼酷矣弘治癸酉三月十五日也先生長不踰中人

而信古任道有萬鈞之力至於羣吠衆噪不震不搖則又有百鍊之剛焉誠孝天至伯叔無異財親喪骨立儀禮襲用無遺至身無完衣子女踰期無力爲嫁娶噫亦難矣位署清局無事樞無言柄將欲一身任世責之重而盡還淳樸之風愛君憂國性真然也教人必先心身四方從學屢恒滿戶外先生必正容端坐澄心定氣使燥慮消息方與開講辨析疑義細入毫芒而文字正大不涉荒怪故門下之士成大名掄大魁青緋中外楚楚焉嶺南教法以厚倫爲本格物窮理爲務修身而達之天下爲期假之數年文教可知也先生爲政以風化爲先而誠動之普安夷酋贊禮將先飲以示無毒先生曰何不相信如是飲其酒却其贊夷酋感畏遵約束終先生在不專殺一人時輸納絕火葬歐冶所授科目于是乎有人有兄弟爭訟者先生久而不決曰將使自感悔耳旣而果然鄰溪義勇以私隙誣鄰民爲盜斷其舌而汗鬻其妻女隣斃獄中先生宿驛舍夢若聲寃狀詰旦果得訴者一訊而服永豐銀冶羣盜時竊發先生巡視解散同寅坐事先生爲曲處乞印易牒獨執不從曰某平生惟辦此一片心事君果誰欺邪其人久自悔服遇

事詳緩慎密不以釣名王介菴對人必曰佳士佳士予長先生五歲始識之同年稠衆中委蛇暇豫自是屬心焉先生亦誤與可左官姚安無復敢送者獨先生與楊公邃菴數君子致詩先生復徒步十許里爲別則知己鬻馬爲論列計矣予旣復官先生亦就謫所龍關邂逅因得并易洞舟次益信先生所得之深又數年過潤則先生之廬不庇風雨予括囊僅助二金嶺南之行僅助一公服又數年過潤則先生之廬幾不可入矣或問先生儒而迂何至一第不治曰有之簞瓢陋巷顏子則然何至女子二十六不嫁曰有之程氏孝女明道則然在士夫亦有異議者曰有之閱道不識濂溪則然先生其猶幸於今之世無考亭之難處者抑儒運之衰一至此極而天亦有所陰祐於不獲已之間爲承桃之地者先生號補齋所著有補齋集若干卷大學疑義一卷洪範正誤一卷四禮儀註若干卷中庸語孟易說未脫稿又欲繼朱子之志以儀禮爲經禮記及諸經有及於禮者爲傳而補以註疏未成書云贊曰儒學不傳得其門者或寡補齋蓋將有意焉冲澹渾融窮探力索而志之所向不息不岐觀其行已事君誨人著論大略可見已使幸

而得及程朱之門淵源之續其殆庶幾焉倉卒水禍  
一信始得屍而衣冠端整殆所謂俟命之至確乎其  
不亂者斯補齋之終也

副使自菴陳欽墓志銘

兄鑄

嗚呼痛哉此吾亡弟諒之之墓也諒之與予生同氣  
幼同學壯同仕居則相友離則相憶未始一日相忘  
也今死矣尚忍執筆銘其墓邪然諒之之爲人雖世  
所共知而詳且覈莫如予非予其孰銘之諒之諱欽  
別號自菴吾陳氏系出會稽永樂中曾大父諱一廉  
大父諱嵩以天官學徵赴南京占籍欽天監家君璣  
娶先妣山陰劉氏天順壬午舉京闈越數日而鑄生  
明年再試春官授四川酆都教諭迎祖妣何孺人挈  
室以行又明年甲申十月二十九日生諒之于學舍

甫五六齡始就外傳聰明強記稍長益開明家君指授經義領會神速成化己亥與子同游京庠飭躬修詞蚤有時名丙午同舉京闈明年丁未同登進士第試政工部奉使浙江弘治戊申選南京兵部武選司主事署篆考選軍政豪要請託一切峻拒後竟以是得罪幾中而免辛亥滿一考以受職先予得請賜恩時家君方自終養起為豐城教諭封先妣為安人娶蔣氏繼娶王氏贈封安人壬子家君始棄職就封如諒之官五月先妣棄榮鎬自禮部解職歸甲寅冬終制赴京諒之改兵部職方主事委守山海關政令肅清關人至今稱之戊午得代改刑部四川司主事歷雲南司員外郎山東司郎中己未奉命勘事金齒辛酉陞直隸廣平府知府下車有聲久益孚協撫按旌舉于朝及獎勸以風示守令者六其治績若興學校正風俗築堤堰均站錢審征徭平孽牧減柴夫定馬價等二十餘事咸有實惠既去郡縣刻于碑以志思號為陳母乙丑春朝會京師吏部推方面知府卓異者十人請加宴賚諒之與焉回任陞廣東按察副使奉勅提學便道歸省家君封南京稽勲郎中蒙朝廷覃恩服色許與子同遂拜恩于家是冬赴廣條教甄

別士方嚮風明年正德丙寅十月十四日遽以疾卒于官得年四十三而止嶺表士聚哭失聲縉紳聞之無不驚悼有涕泣者嗚呼痛哉諒之平生嚴毅方正不輕交結所與游皆當世名士于物非義不苟取服官二十年約素如未仕時雅尚文學公暇手不釋卷尤喜汲引後進多所造就爲詩文典則閒遠根于理道字蹟遒勁世多珍愛之所著自菴稿若干卷海山聯句錄四卷讀其詩文孝友忠愛皆可考也予與諒之自登仕始知有別別一二歲所輒會及陞廣東予出祖濟寧同謁闕里而別豈謂永別也嗚呼痛哉

自菴傳

婁性原

自菴吾友陳君別號也君諱欽字諒之陳氏系出會稽永樂中大父諱嵩以占步之學赴召南都世家清溪上君幼負奇質髫童時嶄然有成人志隨侍尊翁與竹先生教諭信之豐邑偕伯兄宗之精業壁經媿美有聞成化丙午伯兄發解京闈君亦與剡薦聯舉丁未進士高第所與游皆當世名人明年弘治戊申拜夏官武選主事得補南署余以武庫正郎同省院交有兄弟義君性嗜簡帙手不釋辭翰埋政稍暇輒過余仕學軒論訂鑽研不以寒暑風雨間南都宦遊

先正若方公遜志張公統茅公大芳周公德輩忠愍實跡博於記聞且檢閱武階仕版得其義槩之悉錄示同志辛亥春余爲權奸所誣按事者取覈同署人皆以禍避雖韋布相善者視余落陷竄不一引手君獨揚言曰武庫克忠王事吾輩知其冤不與理辯僚友義何在欽乘至公一一爲之雪白雖同罹禍網死不恨未幾君亦就逮同居囹圄僅朞月余固數命是安君亦不色憂怡怡如平時且日聯數律積箋盈篋笥余在獄二年遭疾危甚藉君以不死獄成余坐廢退君職如故由是義聲隆著歷登清要及出刑廣平

政教一新踔厲風發銓部請加宴賚之賜百是留思之碑典學雅爲時重綸綍之命率以崇正學迪正道爲任是職亦豈易其人哉嶺南文獻雄省職典學者愈難其人拔君於郡守中故典所無則君之賢出於尋常萬苗也子向使君無出人風節惟以詞墨駕文苑不過江左一聞人耳焉能取重於天下如是哉乙丑冬君之嶺南官所余例復正郎致仕適客洪州偶會於孺子湖多興樓握手出肺肝悲歌激烈觀者爲之淚下十載重會尊酒莫罄平生共榻傾談達曙不能別去及抵任卓然以興道爲已事所以端範

淑人者綽有洙泗餘風伯兄先是典學齊東首誌洙泗振起斯文與君之在嶺南墳簞一律今則大叅江藩心與余契評議物理賡詠詩章凡遇余於江右者一如余之遇君於江左伯兄倡道於北仲弟倡道於南不惟士之奇抑亦遭際之奇昔元季動星象亦奇士也不能伯仲優焉或以不壽爲君惜殊不知伯仲之在今猶元季之在漢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漢則不害君之爲壽也審矣尊翁奉終養例蚤以孝顯大丘不能專美於前陳氏多賢夫豈無自哉余知君之久德君之深故撰所知之槩詳則具於伯兄之誌銘

劉憲副傳

戚元佐

公名偉字公奇海鹽人也少讀書多觀大旨覽古人興衰成敗得失之由毅然若欲以身濟之至與人論天下事引義慷慨俛仰風會抱先王之道以經緯其術坐不下堂而以世道爲己任人固知其非凡士矣成化甲辰舉進士行人已而選御史勅督兩淮鹽政兼治河道事時邊釐法久支兌廢滯後稍變通存積十二常股十八淮當通泰徐沛之中豪腴者多隱占過制貧瘠者逃亡流徙至不得守巨商通賄私挾乃至倍溢引額而頑獷白徒越境興販甚與邏人拒敵

冒死不自顧所司屈於豪有力不得盡法乃至因循罔上而比周以遂其奸撓亂鹽法爲甚公規其宿蠹裁以憲章商母冒禁灶母詭匿私鹽無速盜公鹽母歸豪有力者一時齟政爲清又以所司有阻法者不可不懲疏請于朝自今犯此者當戍邊 上俞之遂著爲令旣而山東大旱兩浙大水民不堪命公曰國家儲侍日久帑藏非乏財也齊魯吳越惻痲一體非異域也兩淮幸多鹽筴餘金移以活兩浙山東之民不亦可乎於是上書請賑報可民賴以生者不可計遠近稱其仁焉高郵湖地枕水國諸大湖南北相縈汪洋浩渺非下江淮之險每晴晝空明千艘並發一片雲起天末則風激水涌波浪陡作長年黃頭至不得措手唯見帆檣亂折舳舻漂漾商艫漕艘覆溺狂流號呼莫拯公嘗惋之然念不可與風濤爭神必殺其水勢寘之安流則安耳於是開裡河四十里築隄建閘俾南北道此者皆往來其中名康濟河見國漕重也民至於今賴之以免覆溺之患事竣奉命按廣西廣西與嶺南接境犀玳珠璣寶玉坡瓌之玩牙栗竹簾椰檀金錫之器冠簪帶舄雕飾之巧無足而至所須甚易士大夫非有介然之操鮮不染指其間公

至與諸屬郡誠曰凡我庶官其務潔修以終有以貪  
墨聞者罪不赦令下信而遵者十之三昧而著者十  
之四公曰法令不行監司之罪也於是簡諸羣僚得  
其甚者盡汰之他所激揚貞度持繡斧行百粵風俗  
問民便苦一切興革大者驛聞小者條布內外庶司  
莫不精白承德夙夜覃慮民震動趨化而灘江桂嶺  
以南盡風偃矣久之擢廣東按察副使公素敏練精  
于吏治其以御史出爲方面則其事益簡卽上下往  
來案牘一披閱之不移時而盡判矣人皆服公內辨  
足智材周綜核視天下無不可爲也而公意且倦游  
矣正德初請老居家一無外事兀然一室終日若坐  
望之如土偶人然至其孝友廉靖惇惇有以自持動  
引繩墨與物無忤鄉評重之比諸陳太丘云卒年六  
十九

廣東按察司副使徐公文溥墓志銘

公幼名鳳更名溥後益一字曰文溥字可大讀書八  
岳寺愛其峰自號岳峰後更號夢漁明所志也公幼  
穎異未能言輒擇所提者數歲善草書邑令程倫時  
給筆札初學易復學春秋皆有成總角出試爲攝學  
僉事林廷選所賞且薦之提學趙寬育而廩之游學  
信州最見稱于編修畢濟川辛酉以第一應試幾擢  
不授居尊君封給事蒙齋喪竭力盡哀事太夫人甚  
孝撫二弟有恩意郡守沈杰禮遇甚隆爲議昏封孺  
人許氏丁卯以春秋第二人舉于鄉復承尊公弘遜

重服辛未會試舉進士選南京禮科給事中自奉不改寒素奉親極其豐腴公退屏客靜坐惟苦學養望而已凡朝廷大利害事敢言弗憚若附御史高公韶而劾王瓊及劾陸完李士實若論救侍郎羅玘因勸建儲又特請建儲若因災異陳二十餘事以匡聖躬若薦尚書章楙等二十五人若辨僉事韓邦奇之冤而極詆中貴若論選舉五弊若請革中人冗員若陳闕失八事若陳後湖七弊皆犯而不欺直而不迂天下難之其最難者則在于發宸濠之奸有得於曲突徙薪之義故給事中孫楸御史唐龍黎貫李素各爲頌功公以滿考獲封贈且所言多忤乃移疾東築書院于梧山奉親求道罕所交接人莫敢干唯江山令吳仲以志稿來請勉爲一訂邑令王思明卽其幼學之地建岳峰精舍時一往梧山有樓曰聚書軒曰玩易鑿池種魚廣植花木葛巾芒屨將終身焉屢召不起今天子卽位遂擢河南布政司左叅議足馬之官首陳新政四要又陳地方四事其清稅一事尤切時弊尚書楊庶比之考亭均漳稅法云且立桃文獻祠以崇正道設木藥渡舫以濟士民方覲終庇而公念太夫人乞歸不允輒欲棄去監司勉爲場屋

之留事峻遂行都御史何天衢御史王濬交章保留  
請移近地便養得改福建尋擢廣東按察司副使宗  
戚強之曰 聖恩若此可復辭乎乃奉太夫人以行  
廣東沿海湖田最爲民利每苦勢家告訐無休已公  
奏請比照江濱蘆洲稍稅之以資用而訟亦可息釐  
革戎伍宿弊却胥墨吏靡不悚惕又上言十事多涉  
權要慮貽太夫人憂乃密招二弟託之欲待命于南  
雄焉二弟兼程至公素有熱疾不利炎方南雄又最  
炎者遂上疏乞休不待命下而歸至玉山已矣嗚呼  
公平夫何意乎玉山令周崑給事中詹泮乃相與具

棺衾歸正寢殮焉所交多名士若大學士楊一清尚  
書邵寶汪俊侍郎汪偉胡世寧尤號相知而胡嘗薦  
公楊寔選公云公天才逸發不甚屬稿所著有燕程  
示留都拾遺諫議稿南巡稿東巡錄梧山集短筴錄

廣東按察司副使施公儒墓志銘

張元

余大父良軒公舉弘治甲子鄉試則南村公同舉鄉  
試舉正德辛未進士比對制則西亭公同對制一日  
侍大父道西亭公慷慨奇偉所至輒著稱爲賢豪然  
再出再不究用以歸未必盡命也持婢阿儻規矩益  
自古易爲容矣嘉靖丁酉余承乏泉州推官同官唐  
通判澤潮人也公故兵備其地唐語余公以陳給事  
獄持法忤新貴人去先是惡少航海者持鴿鳥之東  
島夷獲二十金卽訛言番嗜鴿鳥甚可射利數百羣  
聚奔走乾沒有以貲產易一鴿契成揖讓與之不色

各郡廢耕織本業若狂焉公卽斥言此烏妖不可長特嚴禁捕三廉首事數十人盡寘之法閱若干月而定其時微公且將有他變勤官府甲兵卽勤未必勝也公諱儒字聘之別號西亭浙之歸安人也以尚書舉浙江丁卯鄉試明年舉會試時逆閹瑾方竊權柄播弄人事號正直者多遭斥逐編戍之禍乃托疾歸教授吳門與太僕都公穆京兆祝公允明翰林文公徵明友善結社賦詩有以自樂也瑾誅之明年爲正德辛未入奉廷對得賜進士出身七月授山西道監察御史是時武廟春秋鼎盛無他恙會乾清宮災

求直言公手疏弭災事目拳拳以建儲爲言非人敢擬議者不報癸酉巡山海關甲戌改巡應天初山海關西自密雲傳馬蘭營至關千里而遙地逼近北虜爲要害屬承平久無烽火之警兵將偷惰宴然不虞而貂璫怙勢爲重稍侵牟之又御史前後持節至不能一歲二三巡其守關用部使者以職守有專不得與民事皆不便公至先以軍所疾苦權貴人章某如法從事乃振紀綱料兵食去墨吏部內肅然及請于朝添設兵備副使若僉事一員與叅將共事軍民皆得統一便上從之事竣得代趨應天之命應天

鄰歸安公乃便道省母程太夫人已視事如前山海  
時賊吏若豪猾踰檢者素憚公嚴重不敢犯公亦務  
廉實不發摘自神異得體會有都城門卒故出入權  
貴法當遣戍權貴請之不聽反論奏公有旨逮治下  
詔獄羅織備至竟無他左驗以微罪奪職得還侍太  
夫人躬奉養三年暨疾病湯藥襄事皆公所自盡公  
少孤不得追先大夫之養一盡于太夫人雖使驟顯  
貴一時捧檄東西去中懷慕戀若北山大夫然公自  
稱不願易也比太夫人喪畢 天子入嗣大統詔先  
朝諸臣以無罪廢棄者復其官遂起公廣東按察司  
僉事兵備潮惠間潮惠故藪盜擁衆多者至數

沿山峒結巢穴互爲聲勢官府不能禁多招撫讎無  
何輒掠略如故以爲事體不宜輕動幸母爲大耳公  
至會劇賊龔梁鳳鍾大總者復相哨聚公乃捕勒狼  
目漢達官軍及效順新民各密授方略分道進直抵  
賊所劇山曰龍川山者旬日間勦平之并諭他賊首  
吳大王等詣營歸命捷聞賜白金文綺潮人士請于  
學士倫公以訓伐石頌功焉明年平新田寇又明年  
平桃子園寇皆斬獲二千人以上遂請設惠來大埔  
二縣賊于是無所逃遁今惠潮之間民得老老長幼

不聞徵發不事金革云乙酉年擢福建布政司叅議業行矣總制尚書姚公謨巡按御史涂公相會請量加公憲職畢事于潮惠間而公亦曰我思用廣人比命下得授廣東按察司副使整飭兵備如故庶幾展公才志而鴿鳥事起諸右族方紛紛不便公馳捕佐惡少爲口語以詆冀搖動公卒以公持之堅息此大妖干一方陳給事者與公同年居鄉里間橫甚以言事得黨于新貴人雖罷官竟不次授太常少卿乃卽其所仇恨二千家訟之朝行廣東覆按諸同官者皆憚陳競袖手避陳獨難公止以新貴人手書至啗之美官竟朝之民所以無冤而寘陳于法者公也明季遂落職公自始與計偕及是前後二十五年纔通藉七年耳甫筮仕而托疾中而爲民終而奪職皆以孤抗不能于權貴至屏棄然桃子園之賞公已歸田天子不忘前功卽其家賜之不可謂不遇而新建伯王公守仁之平八寨也會江右兵備員缺未有所屬任疏公名以請兵部尚書胡公世寧至舉公自代公之名自是愈重矣居數年與大司馬先湖郡太守劉君天和共商湖中稅重輕不相準多逋負民日以流移而吏課殿于是劉公爲請于朝如議行公鄉諭父

老子弟以太守均則意甚便且田一而已既分官民就官田中一則至十則夫十則之稅至畝一石歲至幾何而以一石輸官勢必不給以至死且徙不已則徵諸其里之人縱戶皆民田稅輕卒至均賠令下無免者此固已事之徵非以他利害相誑也今誠均一則時不便然無代賠之苦又十則田常少五六則田居其太多所謂一二則者亦不多見以重準輕要無大相遠又履畝丈量當無隱匿獨幸者亦足以均諸則而分諸戶苦樂矣于是郡皆應劉公卒得行其志今所謂惠湖大計一書信大計也已又請割兩鎮邊界立為縣雖不得施行竟得設通判一員專制其土諸鹽盜獄訟所有彈壓無為大姦宄信如公所謂鄉先生不虛矣所著有學庸臆說等藁藏于家生於成化戊戌卒於嘉靖己亥年六十有二

廣東提學副使蕭公鳴鳳墓表

薛應於

會稽之陰有大儒曰靜菴先生者稟賦不凡少即厭棄  
異甫踰十齡修詞藝文已卓然成章年十七卽厭棄  
之從陽明王先生游講明聖學窮極指歸體認踐履  
不務口耳在諸生中甚爲提學副使趙公寬所賞識  
弘治甲子楊文恪公廉爲浙江鄉試考官得先生文  
大驚謂學有本原才堪經濟取置第一自是遂以文  
名四方登正德甲戌進士選授監察御史時方以言  
爲諱先生劾奏兵部尚書王瓊雖小有才多挾私妄  
作都督江彬夤緣投托蔓將難圖申救胡副使世寧

孤忠爲國力剪強藩封章慷慨天下想聞其風采非徒事聲容者比奉 上命巡山海諸關值邊備久弛將官怠縱先生遍歷邊徼修廢振墜相機設備廣樹林木多爲覆塹虜騎不敢長驅相顧喙息會傳奉

武宗將出邊捕虎總鎮以下遞相掎剋先生上疏言陛下不當賤民命而貴異物玩細娛而忘遠圖因及官司掎剋兵民疾苦之狀留中不報總兵戴欽鎮守王忻圖中傷之周事者日蕭御史無隙乃止嘗疾馳黃花鎮啓視倉糧苴礫居半且侵剋累鉅萬守將盡論如法巨璫溫祥在司禮監有權令二倖折簡爲

請先生併逮倖治之邊境悚然士始獲餉先是多冒奪士卒首功前御史盡爲紀驗先生悉奏奪之江彬錢寧忿然論於先生之前先生曰某地某地相距幾百里某乃同日殺虜彼此獲功豈能二三其身邪二人語塞巡邊代還畫圖山川形勢量地夷險叙著機宜方略緩急有差按圖可議戰守彭都御史澤上其功且薦可大用王瓊以夙憾不爲覆奏先生亦初無意於論功復命巡按雲南值左脛爲邊風所中疾作太孺人憂之遂疏請歸省踰年南畿缺提學御史乃膺簡命先生素以人才廢壞爲憂至則振起科



原件短缺

條以身範物先德行而後文藝士有可進者先生降色温言懇懇誘掖語及理道反覆推明其或有不率教者縱其文擬楊馬詞並莊騷亦在所必黜重以權貴人請之不聽也其諸官師之賢否生民之利病往昔之忠賢山林遺逸悉心咨訪抑揚興革究其所措意直欲挽回陋習躋之隆古而與人爲善之誠惻然可掬此豈可與流俗道哉故南士有陳泰山蕭北斗之謠陳謂先提學陳恭愍公選也尋陞河南按察使仍董學政凡所施設一如南畿臨穎有太臣在內閣以故怨構誣其鄉人谷士者欲假手甘心先生廉知

武進薛應旂亦以視學過先生第拜遺像而誌之其墓焉子勉飭以墓未有表遂屬之余爲南考功時西磐張公爲尚書檢差庶寮欻歔嗟嘆者久之曰士失養於學校而顧稽之於旣仕殆猶使不教之民戰也宜其鮮完人矣近時於蕭子雖魏子才之爲提學其人豈易得哉然則二先生之所以取嫉于前者固其所以見稱于世者也昔歐陽公謂宰執可爲而唯翰林學士不可輕授余則謂學士可爲而唯提學不可輕授蓋士習之汗隆世道之升降由此其出也吾未知河南廣東如何今南畿諸士去三十餘年猶若

虞得金 卷之九十九  
畏先生而不敢爲不善者此其爲益豈小補哉余因  
表先生之墓而特書其大者

廣東按察司副使胡君永成墓志銘 羅洪先

君諱永成字思貞號嶺泉吉之安福人嘉靖己丑進  
士授涇縣知縣能其官四年用薦者入爲刑部主事  
斷張延齡獄忤旨例謫和州同知稍遷徽州府同知  
南雄知府自爲州郡而能益著復用薦擢廣東按察  
司副使整飭瓊崖兵備卒于官年四十有九士大夫  
聞者莫不惜其才而卒之日又無疾於是聞者又莫  
不哀其促余與君同年舉進士而生于同郡是年同  
郡舉進士者十有一人先卒者五君於五人稱孤矣  
而又以能顯余因得以久交心雅愛之余待罪歸田

君嘗再訪于家所言侃侃多古人風節不欲以世俗  
瑣猥事入口故余於其卒也不獨惜其才而憐其志  
不獨悲其從而疑其故又有異於他人之聞焉既踰  
年其子宏宗來請銘余既雅慕而哀憐之何忍辭然  
君在州郡余以告去其政事不盡聞大要君之政事  
必欲其是非斷於已而不能以毀譽徇乎人已以爲  
是雖貴宦尊官沮之不止也已以爲非雖甘言游說  
強之不從也以是其能著而人亦多忤涇巖邑也民  
喜訟匿不受捕君爲條教使民知令意不在根株有  
枉抑來自言卽可得理於是訟者無敢嚚傲久之旁

邑求歸平建平王貫五者坐逆黨多誣逮積十餘年  
不能決至是獲釋者五人君之大獄主於不誣而已  
然頑梗自遠盜賊簡息嘗是時儉菴梁公爲司徒畿  
內儲蓄多不及數恐一旦緩急無所仰下議郡縣行  
之郡縣多虛文相給獨涇以君故廩庾皆實民所隱  
稅旣不得幸而歲漕所屯廩舍舊在邑者更置灣汊  
水陸交便比君滿考再至涇歲果大饑施給有序涇  
民得以不困嘗署其廩曰積之者誰散之者誰知我  
者此罪我者此其爲遠慮又若此去之日民擁道挽  
之不得泣留其衣服以別入刑部爲司寇漁石唐公

所知主視諸司奏牘諸司有大疑獄及當矜恕者屬代署奏牘上皆得俞旨及謫和州會章聖皇太梓宮南祔所過州郡多以供調弗嚴得罪至和州吏無受譴者然自和州至爲徽州以副倅得不事時時與儒生學士遊儒生學士聞君在涇崇獎文領其說者射科輒中於是從而學易者甚衆南雄江嶺襟喉天順間於太平橋權稅助軍餉而郡司管郡不得人往往有所沒入前守同邑劉公實獨公節介鳴於時時人號曰鐵板君至嘆曰吾縱不能爲劉鐵板將不得爲木板乎旣以權委他倅季一易人以防蠹漁得請因著爲例而民間稅額歲虧者復分遣所屬覈之會議者言小明路事君復建六難之說始庾嶺未開時道入東河抵烏逕出信豐至今商鹽用之而射利者欲從西河入南安小明君之六難說曰塞烏逕路廢小民業一西河在下流移橋關鉅二減鹽牙稅勢須增民料價三新道險僻必多增巡徼四開道撤江嶺藩籬五西河淺小水利不便六議者詰其說事竟寢自六難出而君益多忤然人亦更以此多君瓊崖之役本以備黎君則曰凡病吾民者卽黎也何黎之責不此之詔而但欲備黎黎將我有

辭矣且黎亦人也使吾有以處之彼食其土烏庸絕乎於是籍墨吏之效尤與疆宗之怙勢者必抵于法瓊限海外往時官其地者自以遠鄉井入絕域懼其有他又多貪奇香珠翠犀貝諸貨不為籠罩計不可滿欲於法故無所操斷君斷斷獨不為身計民始知有官刑而名酋如那紅狗黃猪次第且俱送款君方以效職自喜嘗獨臥署齋晨起衣冠將視事忽手足逆冷不能舉家人請召醫指山每指出我門戶語畢平君既卒無能明其為何疾者悲夫君未弱冠舉鄉試而家世固且非寒約矣然平生言衣食使令無少吝僭處家孝友而恩及羣下聞甘泉陽明二先生之學皆能不逆其說居常以其說訓子弟然則能其官而卒以死者共有自哉

廣東按察司副使顧公可公墓志銘

皇甫瀆

公顧氏諱可久字與新別號洞陽昔越王勾踐封其庶子於顧因以為氏其在錫者則自晉叅軍魏之始也明興有福五者卜居邑之膠山鄉公之裔王父也力田畜藏家累千金時鉅猾兪寔逞暴作姦福五率其子壽山召義旅遏之寔懼乃潛奔京師飛文誣詆父子並逮繫久之寔乃服辜始蒙矜釋歸則盡喪其貲矣壽山子諱信尚在齠齡賴友人錢氏為魯朱家得不死長從賈人往來吳門稍稍復其家業是為誠

軒公後以兄榮僖公貴贈柱國太保禮部尚書公之  
王父也生三子季諱榮章號筠軒以公貴贈中憲大  
夫泉州知府娶李氏而生公中憲父嘗與芹軒伯氏  
草堂仲氏各訓誨其子每日吾家本江東人望纓綉  
蟬聯安可不思光昭先德而守田舍翁哉由是諸子  
克遵義方伯氏子可學卽榮僖公仲氏子可立是爲  
叅議公相繼登進士筠軒頗鞅鞅不豫公曰富貴要  
各有時大人第少安焉知羽一舉不凌前翼冲霄耶  
歲在癸甲果連第拜行人時 毅皇帝將南狩偕同  
官江右熊軾山西孟陽泉南張岳洛中熊榮輩上書  
請留畧曰 陛下輕萬乘棄九重忽垂堂之誠而甘  
馳駿之遊縱不自惜如宗廟 太后何 上怒詔獄  
廷杖之右遷國子學正尋以父憂去位值 今上入  
繼大統首錄諫臣擢居瑣闥而公尚在苦塊未承恩  
命也癸未免喪起家銓曹將擬前授而錫尹暢子素  
不悅公亦應召在京陰譖沮之竟拜戶部員外郎時  
追崇 獻皇議起羣下聚訟未有折衷公從同官後  
上疏與張桂二公殊不相協復詔獄杖之闕下幸不  
奪官乃有徽藩冊封之役昔在行人有榮善王弔祭  
之役兩遭笞點而臣節不渝君子以爲難丙戌出知

閩之泉州以母老乞養疏上不報嘆曰古人迴馭獨何心哉強承郡檄而泉俗素好囂訟且怙勢相傾至則作六條以與民約旬月多回心嚮化者公之折獄也務在得情而發摘不以爲神故民無冤者公之恤災也賑貸有方而矯制不以爲嫌故民多全活者至則興崇學校獎拔士類尤加意焉庠生王以寧兄弟就僧舍讀書蒼頭與行者忿爭輒撲殺之株連兩生公一訊出之止坐毆者以寧是秋舉於鄉故士多感激奮發由戊子舉者凡二十有八人中莊用賓蔡克廉並以高第顯名三載考績上方留意元元求所謂良二千石者入爲公卿銓曹察吏治無出泉州將以太常卿召之客有止公行者曰吾母耄矣忍不沾寵命而徒爲身計乎乃就考得上最母封大恭人帔霞簪翟亦榮矣亡何母卒歎曰向使從容言不抱終天之恨乎甲午免喪起家補贛州當閩廣荆楚孔道商醜往來例榷其稅以充督府軍需墨吏并農販征之公至白罷之贛民稱便甫三月擢爲廣東按察副使民泣曰天不佑贛遇公之晚奈何不能借公如寇恂也瀕行主藏吏邀公視其醜羨將以德公乃斥之曰昔屬令有餽吾幣於途者謝而遣之汝不聞

大史錄

耶三年無染於泉三月欲汙於贛棄其前操戾之其  
矣贛民至今以爲美談公自念兩守劇郡年資特久  
僅膺常調復領遐陬兼之備兵瓊海颶風瘴霧意不  
欲行少宰霍文敏公廣人也移書趣之不得已寨帷  
露冕往蒞其境飭法振紀宣布威德黎民惴惴罔敢  
犯者間乃按行諸郡咨詢黎倭出沒之處相其阨塞  
險阻而爲之備禦繪爲圖說松林石坂不假躬登絕  
島中盤宛在心目雖昔之畫金城籌函谷者不是過  
焉未幾羅活崗黎出劫爲盜按圖循跡遂窮治之儋  
崖諸黎五十二部落聞風款附境內帖然前此未有

也以公之才晉陟卿貳如漢故事奚所不可竟以讒  
免惜哉萋斐成貝錦之嗟薏苡起懷珠之謗皎行易  
汙流言難察類如此矣昔泉有丘侍御者縱其家奴  
搏人於監司之門公按以法雙江聶公持節按閩猶  
不能奪使憲臣如公則王者三尺法有不信於天下  
者哉觀其齋空囊而度大庾之嶺題數語而謁曲江  
之祠此與投犀沉水取石進舟者奚異其免官還也  
杜門却掃絕交當世屏跡公府慶弔之外雖讌會亦  
不多預時汎舟梁谿之上振策惠山之陽以取適而  
已性好讀書至老不倦尤好染翰作鍾王書盡得其

隨文必根理不襲陳言尤工於詩解禡卽與薛考功  
蕙鄭戶曹善夫談初耽李杜乃撰體畧晚醉右丞爰  
輯詩說唐太史評公詩有幽深之思多自得之趣當  
矣所著有在署讀禮溫陵虔州珠崖在澗諸集并賦  
贊志銘序記若干卷藏于家瓊管所纂山海圖說迄  
今用之輒效傳爲軍中指南云

